



【亚洲卷·二】

WAGUO WEIXINGXIAOSHUO
BANIAN JINGDIAN

外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亚洲卷·二】
WANGUO WEIXINGXIAOSHUO
BANJIAN JINGDIAN

外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亚洲卷·2/《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选编.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500-0443-6

I ①外… II. ①微…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国外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033号

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亚洲卷·二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特约编辑	周丽波
责任编辑	赵 霞 刘 云
美术编辑	雨 葭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5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443-6
定 价	25 5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3-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 // www. bhzwyy. com](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日本] 森村诚	离婚的理由 / 1
[日本] 森瑶子	两人 / 4
[日本] 畑耕	概率 / 7
[日本] 天童荒太	幸子的不幸 / 9
[日本] 山本雅一	灰姑娘 / 11
[日本] 星新一	庄严的仪式 / 14
[日本] 星新一	强盗的苦恼 / 17
[日本] 井上靖	古九谷瓷瓶 / 20
[日本] 浅名朝子	不称心的强盗 / 22
[日本] 都筑道夫	刻在树上的记号 / 24
[日本] 藤森成吉	不鼓掌的人 / 26
[日本] 小园诚	魔鬼的召唤 / 28
[日本] 吉田直哉	尼泊尔的啤酒 / 30
[日本] 黑岛传治	两分硬币 / 33
[日本] 生岛治郎	暗海幽声 / 37
[日本] 村田浩一	甲鱼孩子 / 39
[日本] 古贺准二	无言电话 / 42
[日本] 山本雅一	来自天上的供花 / 44
[日本] 加藤康男	白色的回忆 / 47
[日本] 古贺准二	现场作戏 / 49
[日本] 星新一	空白的记忆 / 51
[日本] 岛崎一裕	榨取 / 54
[日本] 渡边浩二	长生不死的祖父 / 57
[日本] 铃木健二	一颗豆粒 / 60
[日本] 渡边浩二	一位短跑运动员的孤独 / 62
[日本] 川端康成	父母心 / 65
[日本] 安田雅史	口头禅 / 67

〔日本〕星新一	女人的梦 / 69
〔日本〕江坂游	少言寡语的女人 / 72
〔日本〕桑田繁忠	自称骗子 / 74
〔日本〕星新一	疲劳 / 76
〔日本〕星新一	敬而远之 / 78
〔日本〕藤浜寺月光	爱妻盒饭 / 81
〔日本〕今井恵子	志愿者 / 83
〔日本〕忍谷良一	推销不幸 / 84
〔日本〕津村节子	珍珠项链 / 86
〔日本〕村上春树	猫城 / 89
〔日本〕叶山嘉树	水泥袋里的信 / 91
〔日本〕星新一	保护色 / 94
〔日本〕齐藤肇	扔掉可惜 / 96
〔日本〕阿刀田高	再会 / 98
〔日本〕高木泰	制服 / 101
〔日本〕安房直子	手绢上的花田 / 103
〔日本〕都筑道夫	旅途终点 / 106
〔日本〕户田一康	永不厌诈 / 107
〔印度〕贾伊居伊	我的心属于你 / 110
〔印度〕林中花	施舍 / 114
〔印度〕哈里希·约哈里	视角 / 116
〔印度〕阿皮塔·库玛	女婴 / 118
〔印度〕维克拉姆·卡尔夫	离婚口水战 / 119
〔印度〕安塔拉	鸿运当头 / 122
〔印度〕里希·约哈里	猴子和芒果树 / 126
〔印度〕米尔温·布朗	男人,勇敢点 / 127

[印度] 宾杜·V 什里德哈	钻石鼻圈 / 130
[印度] 马尼卡姆	一个月没来 / 134
[印度] 贾伊居伊	“垃圾家庭” / 135
[印度] 奥拉·得·萨斯	老处女的黄昏恋 / 138
[印度] 哈里希·约哈里	最好听的歌 / 141
[印度] 哈里希·约哈里	不愿上天堂 / 143
[印度] K T 穆罕默德	眼睛 / 145
[土耳其] 阿·涅辛	要涨价了 / 149
[土耳其] 阿·奈辛	外科医生比赛 / 151
[土耳其] 阿·涅辛	教唆 / 154
[土耳其] 阿·涅辛	我吞下了国家机密 / 157
[土耳其] 阿·涅辛	坟墓掩盖了医生的罪过 / 159
[土耳其] 依兹古	征求没有疯子的城市 / 161
[土耳其] 阿齐兹·内辛	爱情草 / 164
[泰国] 倪长游	出走的女佣 / 166
[泰国] 克立·巴莫	独臂村 / 168
[泰国] 黎毅	野狼 / 170
[泰国] 马凡	放猫 / 172
[泰国] 黎毅	一铢钱 / 174
[泰国] 郑若瑟	宝石戒指 / 176
[泰国] 郑若瑟	气功大师 / 178
[泰国] 司马攻	单身女房客 / 179
[泰国] 司马攻	天网 / 181
[泰国] 郑若瑟	练胆 / 182
[泰国] 郑若瑟	相夫之道 / 184
[泰国] 钟子美	夜店 / 186

〔泰国〕陈博文	猴变 / 188
〔泰国〕饶公桥	亚承的死 / 190
〔马来西亚〕温瑞安	扫出来的兴 / 192
〔马来西亚〕黎紫书	两难 / 195
〔马来西亚〕陈政欣	做脸 / 197
〔马耳他〕约翰·迈卡利弗	适时的奉献 / 199
〔菲律宾〕卡伦·伏提多	浪漫是什么 / 202
〔菲律宾〕莉娜·埃斯皮纳	痴心 / 204
〔菲律宾〕珍妮弗·叶·卡斯佩	乞丐老人 / 206
〔菲律宾〕卡洛斯·布罗山	父亲上法庭 / 209
〔不丹〕K·德吉	双重欺骗 / 214
〔不丹〕达里姆·齐特里	夺妻 / 216
〔不丹〕策林·臣佐姆	代孕妈妈 / 218
〔不丹〕贾尔斯·戈登	看上去很美 / 220
〔不丹〕塔西	情缘了断 / 221
〔不丹〕德吉·乔丹	妈妈的忠告 / 223
〔不丹〕纳姆吉·皮尔丹	出生即别 / 225
〔印度尼西亚〕白放情	窗里窗外 / 227
〔印度尼西亚〕晓星	臭豆腐的价值 / 229

离婚的理由

[日本] 森村诚

岛木幸一结过三次婚，又离了三次。他认为每次离婚的原因都不在自己。

和第一个妻子久惠相识是在电车上，他被她那白皙的面容和优雅的气质所吸引，进而步入结婚礼堂。

久惠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她自己毕业于有名的私立女子大学，并在一家一流企业有一个不错的位置。久惠的个性一如她那优雅的外表，总是一派从容。对于久惠仍是处女之身，岛木更是感激。现今要求一个24岁的女子仍是处女，比中大彩还难。但是，蜜月以后回到新居，久惠不为人知的一面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自从两人共同生活后，久惠从未清洁过房间，刚开始还不明显，后来电视、衣橱、地面都落满了灰尘。起先他不好意思责怪妻子，想她可能是因为初婚的混乱还没过去，以后就会好的。可是久惠似乎一点也没有打扫卫生的意思，甚至连吃过饭的碗筷也泡在水池里，一点也不处理，任由残渣剩饭堆积，自己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丈夫一个人收拾。

岛木这才发现，久惠不擅长操持家务，而且可以生活在垃圾一样的屋子里。她婚前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婚后自己成了主妇，她在生活上的无能就彻底暴露出来了。岛木没有想到，婚前如此吸引他的优雅外表下竟是如此邋遢的一个女人。

虽然有些工作能力很强的女人也不怎么做家务，但那不是她们不愿意做，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久惠并不是这样的强人，婚前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婚后她并不工作。

一年后，岛木实在无法忍受而提出了离婚。久惠很诧异，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离婚。

WAI GUO WEI XING XIAO SHU BAI NIAN JING DIAN

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和久惠离婚后，岛木又过了两年单身生活，终于有朋友介绍他去相亲。相亲的对象是位27岁的未婚女子藤崎佐登美，相貌秀丽的她是一家老字号果子店主的千金，职业是翻译。她举止大方，干练，岛木不明白，这么优秀的女子为何还待字闺中。

交往时间不长，岛木就向她求婚了，因为他发现在一同用餐时她总是主动收拾餐具。于是他们结婚了。

岛木这回深感自己有眼光，她的确和久惠不同，是个爱清洁的人，家里拾掇得一尘不染，各种物件都摆在合适的地方，只要开口要，她可以马上找到递给他，岛木感到满意极了。

不擅长操持家务的女人是笨女人。现代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用具，笨女人永远不知道如何安顿这些物件，总是要找这找那。聪明女人就不同了，和久惠结婚的不满在娶了佐登美之后得到了解除，处处洁净敞亮，岛木感到家里真是个好舒适的好地方。

可是，从婚后第二个月开始，岛木就发现家里的东西在不断地增加，她给岛木买了一件高级羊毛大衣，又给自己买了一件皮衣，岛木虽然高兴，但也开始担心当月的家计了。

谁知这只是个开端，佐登美的购买欲排山倒海一样，而且专挑贵的买，买来之后，并没有派什么用场。她买的各种食品两个人根本就吃不了，腐败后只好扔掉。“东西只要够用就行了！”岛木不高兴地说。“万一发生地震什么的，不多储备一点怎么能行？”佐登美振振有词。岛木这才发现佐登美对钱根本就没有概念，她从小生活在有钱的父亲的庇护下，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加节制。他劝她：“你既然嫁给我，就应考虑我的经济能力。”“不要紧，向娘家要好了。”她回答。

没想到结婚刚一年，佐登美的娘家就破产了，这其中佐登美也有责任，因为她的挥霍加快了破产的速度。

如今佐登美要满足购买欲只有靠岛木了，可岛木一介白领怎禁得住她如此挥霍？没办法，岛木只好又一次提出离婚，没想到佐登美居然很干脆地同意了。也许她也觉得岛木的经济实力满足不了她才如此爽快吧？

离婚后第三年，岛木的上司又劝他去相亲。有了两次失败记录，岛木已心灰意懒，本想就单身过下去了，但是由于不愿拂上司的面子，岛木硬着头皮去了。

到了约会地点他大吃一惊，这位叫则子的小姐比照片上漂亮许多倍！而且她是银行职员，想必对数字很有概念，不会乱花钱吧。女方似乎也很中意，才第三次约会，则子就答应了岛木的求婚。于是梅开三度，岛木又娶了则子。

银行职员果然对花钱很有计划，则子说：“你的薪水支付家用，我的工资存起来以备将来。”尚未走出佐登美挥霍阴影的岛木，听了这话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婚后三个月时，则子提了一个建议，她要求同床一次丈夫付她一万元。“夫妻间也要付钱？”岛木吃惊地问。“这是为了保持双方热情呀！这些钱都可以存起来，同房越多存钱越多，又可以增加夫妻间的新鲜感，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则子如是说。

岛木想，妻子的美丽在街上经常会吸引陌生男子的目光，花一万元买妻子的一夜春宵，也是值得的，何况还可以存钱。可是则子又说这笔钱要存在自己的名下，岛木听了心里不太高兴。因为平时的家用都是岛木出钱，她自己的薪水全存起来了，更不能忍受的是，就连她的社交活动和买化妆品也要岛木出钱。

则子虽然以前没结过婚，但她显然不是处女。岛木想，如果她背着自己和以前的男友来往，说不定连她幽会的费用也让自己当冤大头！她和老公同床都要收费，莫非以前和男友睡觉也收钱？这么一想，岛木突然悟到：难道则子本来就是风尘女郎？他越想越疑心。

没多久，则子又要求提高同床费。岛木对和这样的女人共度一生已不存在任何奢望了。

“要离婚可以，赡养费很贵的呀。”则子说。就在这时天助岛木，一位朋友正好目睹了则子和一个陌生男人从旅馆出来，马上通知了岛木。

配偶不忠是最好的离婚理由。岛木得以从第三次婚姻中全身而退。

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岛木觉得自己的女人缘实在是太背了。近来日本不婚女性越来越多，不结婚的男人也增加了。相对那些一次婚也结不了的人来说，自己可能还算是幸运的。岛木苦笑着对自己说。

两人

〔日本〕森瑶子

两人同处一室。日久天长地，在朝夕相处的男人面前，女方总是邈邈遑遑；男方也同样显得漫不经心。

早些时候，有那么一段情意绵绵的日子，可是，这只占人生短暂的一瞬而已。两人开始大声地、粗俗地讲话，争吵不休，关系每况愈下。对女人来说，目睹男人那充满愤怒的、痛苦的眼神，已成了她最后凄惨的消遣。在这混乱中的交媾，不如称之为变相的强奸。看上去相互间的感情不冷不热，其实彼此已暗自抛弃了对方。即使如此，他们仍住在一块儿，男人和女人。

这是一个冰冷刺骨的雨夜，女的想着自己的年龄，近来时常这样，她现年35岁。女人的视线落到男人身上。尽管数年来的生活枯燥乏味，在他身上却丝毫不见岁月的痕迹，在别的女人眼里，他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男子汉。

男人心不在焉地翻着杂志。

“在看什么？”女人问道。

“随便翻翻……”男人应付着。

“看样子挺入迷的。”女人噙着指甲。

“发觉世上有形形色色的人。”

“扯这些还不如去看电影。”

“在放什么？”

“嗯，去了不就知道了。”

“免了吧。”

像往常一样，男人耸耸肩闭上了口。

“你说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什么意思？”女人突然提起刚才的话。

“就这意思呗，指世上有想象力丰富的人。”男人的眼光又落在杂志上，
“我说喝点什么？”

“随便。”女人懒洋洋的。

“什么都随便？”男人突然烦躁地嚷道，“一点儿没主见。与她相比……”

“与谁相比？”女人眼色黯淡起来。

“行了，没什么。”

“说呀，想说什么来着？”

“说了也一个样儿。”

“不说怎么知道呀？”

“比方说世上有这种女人，”男人指着杂志上的《征友》一栏处，幸灾乐祸地念起来，“愿意带上一瓶法国酒陪伴我去看晚霞吗？香港的哩巴尔斯湾，缅甸的曼德勒，或凑合着去严冬的湘南一带。哪怕只是几小时，想逃避人生的男性，请与我联系。我的信箱号码是284……”

“那又怎么了？一个百无聊赖的女人的胡言乱语。”女人神秘却又平静地说。

“即使如此也算个有主见的女人。”

“你的言外之意是……”

“同样是个女人，想象力就那么的相同。”男人嘲讽地望着女人，“曼德勒的夕阳之类，换了你能想象吗？”

“真没想到，曼德勒的夕阳居然会打动你的心。索性去见她一面呢？”

“万一是个好女人的话，说不定我会撒下你。”男人试探性地说。

“也许我们因此得以解脱。”

“我在说没准儿会抛弃你！”

“可我觉得不会。”

“那么自信？”男人皱起眉，“老实讲，为了她我已买好了一瓶法国酒。”

“妙极了……”女人不露声色。

“我已受够了，看你嗑指甲便恶心。”

“可那个女人也差不离呀。”

“啊，胡扯些什么？”男人责问道。

“你真想知道吗？”女人诡秘而又神采奕奕地盯着男人，自语般地说，“其实，征友的女人就是我，那是我写的广告。”

不多久，两人倒空了那瓶法国酒。

“我输了，”男人苦笑着与女人干杯，“真服了你。”

接着两人无声地喝起杯中的法国酒来，目光依然没有停在对方脸上。

概率

[日本] 畑耕

一个年轻的母亲，生下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小男孩，她出院之前，抱着小宝宝到院长室致谢。

“院长先生，这次承蒙关照，实在太感谢了！”

“啊，你今天要出院了，向你表示祝贺！来，请坐。”

“院长先生，这孩子能健康成长吧！”

院长一边敲打着计算机键盘一边答道：“这孩子有遗传病的概率不足1%，可以不必担心。其后五年得病需要住院的概率是31%。选择医院时可要慎重啊！本院的内科误诊率仅为8%。而A医院虽然离你家近，但误诊率是32%。B医院呢，虽然规模最大，但误诊率是27%。”

“那……那以后怎么办呢？”

“从幼儿园到小学期间，出大事的概率不足5%，没什么大不了的。碰上爱欺负人的坏孩子的概率是64%，但因此而引发神经病的概率只有18%，让人担心的就这一点点吧！但是，中学期间可要注意呀！你因为见异思迁而离婚的概率是51%，所以，这孩子由此而走向违法道路的概率是72%！”

“先生，你在说什么！我可不是那种靠不住的女人！”

“现在你是靠不住的女人的概率确实只有9%，但经过15年后增大到80%的概率可是46%啊！”

“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当你说‘我知道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还不知道的概率是76%。嗯，还算可以吧！”

“这孩子智力方面怎么样？像考大学什么的能顺利通过吗？”

“在这方面这孩子像你，所以到高中毕业为止，智力和成绩达到平均水平

的概率是35%，复读一年考上一流大学的概率是7%，考上二流大学的概率是18%，考上三流大学的概率则是34%。还要继续查下去吗？”

“行了！我无论付出什么样的牺牲，也要让这孩子进一流大学！”

“你的决心保持十天的概率是59%，保持一个月的概率是23%，保持一年的概率只有4%啦！”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如果这孩子脑子不好的话，我花钱也要设法让他进一流大学！”

“那时，你丈夫被解雇的概率是64%，你受不法商人欺诈而落得一文不名的概率是77%。你或是你丈夫因交通事故死亡而得到保险金的概率最多有21%！而且，就算花钱能进一流大学，这孩子考试落第两次以上的概率是93%，对学业不感兴趣、被女人和赌博迷住而退学的概率是91%，而且还……”

“别说了！啊！我已经绝望了！”

“因这种绝望感，你的寿命缩短10年的概率是84%，缩短30年的概率是……”

年轻的母亲再也忍受不了了，她抱着孩子逃离了院长室，冲到了走廊里，气愤得浑身发抖。平静了一阵子，她返回护士办公室，一边流泪一边讲述了刚才的事，然后她问护士：“这个院长先生也太过分了！喂，喂，你说，他的话可信吗？”

护士坐在了电脑前，开始啪啦地敲击计算机键盘：“院长昏花认错人的概率是38%，敲盘的概率是49%，而且信口开河故意说讥诮话的概率是81%——综合起来看，他的话可信概率只有6%。”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年轻的母亲这才放下了心，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医院，回家去了。

她不知道这位护士言不由衷说安慰话的概率是92%。

（王保国 译）

幸子的不幸

[日本] 天童荒太

“求求你啦，让我出去！”

三年级小姑娘幸子，被妈妈关在黑咕隆咚、堆满杂物的壁橱里反省，又急又怕，盼望妈妈早点放她出去。可是，壁橱拉扇门外的起居室里，没有一点儿动静，也许，妈妈早到邻家串门去了。

幸子又想起了那个小姑娘。几天前，妈妈把她关在壁橱里，她用钢笔式手电筒照着亮，在旧纸箱子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一个和她同样命运的小姑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令人心酸的肺腑之言。每当被妈妈关进壁橱时，幸子就想再听听小姑娘的倾诉。

她止住眼泪，丝毫不敢疏忽大意，先从1默数到100，接着高声喊：“来人哪！我害怕呀！我再也不敢啦！”停了停，最后在哽咽声中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妈妈不在起居室。

她伸手到杂物的夹缝里摸出一个钢笔式手电筒，打开开关，从旧纸箱子里取出那个笔记本，借着微弱的光线阅读起来。

“……还是在壁橱里。可是，我并不害怕。因为只用一点儿光就能把这里照亮，而且，只有这里，才是属于我的世界。在这里我不必担心挨打挨骂。在我家里偏偏壁橱才是我最喜爱的地方……”

在手电光的照耀下，笔记本上的字迹又黑又粗，显然，小姑娘此时才敞开了心扉，尽情发泄自己的悲伤和怨恨。

“把真话写出来真痛快呀！可是，连作文本上都不许写真话。我若是在作文本上写了真话，老师就会摆出一副厌恶的面孔。妈妈的脸色更可怕，所以，这个笔记本谁也不让看。在这个笔记本上我只写真话，写过以后就把它忘掉，让这些事情在我脑子里永远消失。”

幸子翻到第2页。

“爸爸工作很忙，作为补偿，他常给我买玩具。我真该为此感谢他。爸爸对妈妈比对我温和得多了；可是，妈妈说爸爸在外边干了坏事，经常扯起嗓子和爸爸吵闹。每次吵闹过后，爸爸就对我特别温柔，并且专门当着妈妈的面说，他最喜欢这个孩子，要是只有这个孩子该多好。所以，妈妈在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时，就扇我耳光，这时，我就飞快地钻进壁橱，在黑暗中又哭又喊，让自己渐渐平静下来。我不想看见凶神般的妈妈，我特别喜欢温柔的妈妈。我将来长大成人，一定要做温柔的妈妈，不论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情，我都绝对是一个温柔的妈妈……”

看到这里，刚止住哭泣的幸子，鼻子发酸，心里难受极了，忍不住呜咽起来。

“幸子！”拉扇门外传来了妈妈的声音，“好啦，出来吧！以后再不许弄脏衣服啦。”

妈妈的声音又亲切，又温柔。幸子心里猛地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喜悦，满脸堆笑，从壁橱里蹦出来，竟然忘记把笔记本放回原处。眼尖的妈妈盯住笔记本厉声问：“那是什么？从哪儿拿的？”

“从那个旧纸箱子里……”

“随随便便翻腾妈妈的东西，真淘气！”

“我没有淘气。我只是看看里边写些什么。”

“一个旧算术本子，有什么好看的？混账东西！刚穿上干干净净的制服，你就翻得满身是泥；让你反省，你又给我捣乱。小无赖，还不给我滚进去！”

幸子哭丧着脸，慢慢退回壁橱，把笔记本扔到旧纸箱子里，把自己埋在深深的黑暗中，想：要是一直待在这里边该多好！

（郭瑞璜 译）